

說

郭

續

說郭續目錄

弓第七

翊運錄 劉基

遜國記

革除遺事 黃佐

擁絮迂談 朱鷺

天順日錄 李賢

九朝野記 祝允明

玉池談屑

嵩陽雜識

浴溪雜記

郊外農談

冶城客論

西臯雜記

滄江野史

澤山雜記

沂陽日記

海上紀聞

孤樹哀談

李默

西墅雜記

楊稷

翊運錄

青田劉基

防姦

高皇帝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畱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姦惡以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姦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奏時大旱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上不聽會妻喪

乞歸 上許之

寵賜

洪武九年拜宋濂爲翰林學士孫慎爲儀禮序班子
璉爲中書舍人 上時時訓戒之 上笑語濂曰卿
爲朕教 太子諸王朕爲卿教子孫以濂行步艱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詔群臣咸作之
以寵焉十年冬致仕歸請歲一來朝明年秋入朝
上佇想久廷問者數矣及至大喜 皇太子諸王皆
動色相賀 上降敕符遣儀曹賜珍羞諸物侍食便

殿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
卿名其自愛濂避避不敢當歲暮辭歸 上語璵曰
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平生 賜緡綺 御
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愼賞知卿忠
誠買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
藏此綺爲百歲衣公頓首謝

服制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
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諸製之 上以五冕太繁今

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禮孔

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什奠遣使降香曲阜改廟于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廣書陞坐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

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于陛下不跪不爲
踞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于午門外
終日 上悟賜飯卽命撤圖

遼國記

闕名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
建文壬午秋詔至海臨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
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
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卒竟不知何
許人

練子寧

練子寧初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
云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稍長與金少
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廷
對言近日 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
過輒戮以有限之人材供無窮之誅殺非育才用人
之道剴切不顧忌諱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夫
高皇帝聖性嚴重子寧以布衣慷慨犯之今其言固
在也非見定於素哉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成祖入金陵卽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蓋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問悶不答傭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言傭走南山中避旬月雷

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
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無殮我棺
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
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
卽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
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
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

索錢錢稱稱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卽出錢
買酒飯自飲食霍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
蒼耳木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與也相牽入高巖中
坐語竟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也父相持
哭離別去言余永訣不可復相見也竟莫知其所終
獨中蛾眉亭嘗存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
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苑後君臣簿力爲君泣國
首陽山暮雨不涼誰一交春雷具餘韻解具與余交

卷之二 馮翁與蛾眉亭詩其文半紙命題本詩林氏信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
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
先生嘗作誇大書壁間此見補鍋匠歸摩剌去詩曰
被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
光靈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因變化間張主藉高旻
時益永樂甲申乙酉閣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程本立

程本立洪武九年舉明經補周府引禮進長史從王
參朝被累謫雲南長官司吏目會師可伐煽誘百

爲逆本立單騎入 巢諭順逆利害諸 落威感悅
歸附冬諸 復變帥潘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興兵
事且撫且禦誓以死濟萬民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
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

革除遺事

太和黃佐

蔣長史

蔣誠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嘗病瘧暑中四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危篤獨誠知之以不得下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遣人至京奏事上執之成獄卽發符逮王官屬且約謝貴先舉誠許爲內應入王府無大小誠皆籍以爲後謀不密見戮其家

方尚書

永樂十九年 上復議親征北虜夏公原吉約尚書
方賓同入諫公獨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
八九災青間作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
勿煩六師 上怒命公治邊儲千塞北賓懼自縊併
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尅日
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促之 上問征虜得失公歷
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上察公忠間訪國事

夏忠靖

夏忠靖諫北征頌繫內官監。車駕至榆林川不豫。八月楊榮以內問至。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先帝罪人未聞。詔強之乃受命。

又

夏忠靖與蹇忠定同飲于所契家。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惜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

梁厚齋

梁厚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閣
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日需八金匠六往
日未有以給也蓋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祀竟不克建

夏原吉

文皇親征北虜命夏原吉輔皇太孫居守北京兼
掌六部都察院事 上諭公曰朕以房廷齡委卿宜
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展
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上郎官御史抱成案盈廷

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在南啓 東宮京
師肅然

擁絮迂談

東吳朱登

談革除建文事也時未遘

今上允復年號盛德事予音噫噫贊矣語又半人書
法中而此復全存者不忘始也亦慮析入者條
貫靡竟未得直通鄙意耳驚識

談之日方寒兄弟擁敗絮而坐僂擁絮云爲朱伯子
白民季子道方蓋萬曆甲午冬二之日也道方挾漢
史問子指昭烈帝紀曰天下不一統不帝獨何以帝

自民曰帝也昭烈既炎室之胄孫曹奸矣奸不掩胄
帝昭烈不亦可乎何必一統道方曰三國鼎分昭烈
君臣自分一足耳作誌者全以天子之制于魏通鑑
因之不改至于朱子綱目之作乃始奮然改筆曰後
漢曰昭烈皇帝曰吳爲僭明曹爲賊而先主儼然正
天下焉然則天下之統紀一史筆能予奪之乎昭烈
不自謂帝也歷晉迄宋不與其爲帝也紫陽秉筆乃
在五六百歲以下而斷以獨見不爲私更張往牒不
爲擅還統紀於易代之後振筆削於蠹簡之餘而千

載無異議史權亦重矣哉白民曰史豈直紀言動而已筆代褒誅權所自制故微嫌可剖沈枉可雪其況大義較然彰著者乎哉春秋沮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存其大也綱目祖春秋遺意存漢不亦可乎又奚惑史權重也

道方曰周漢往事春秋綱目往史其在

本朝若革除一事顛末何如可得議短長乎白民咨嗟太息而應曰惡惡所置短長議雖然顛末可具道

也孔子曰邦有道則危言卽爲若發迂議可乎昔者
建文天子用齊黃兩臣謀削奪諸侯王爵或廢或成
而禍且逼燕也

文皇帝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遂起兵靖難以誅奸
臣爲名持戰三載而

天命卒歸

文皇帝金川之門啓大內之火熾而

建文天子以崩間矣蓋壬午歲之六月十三日也

文皇旣登位未遑改元命革除建文仍備洪武於是

有洪武三十五年之僭竇建文四年也編年亂竇錄
更貶帝僭君而建文忽若滅遺矣道方詩曰一至是
靖難革除二俱過邪自民曰否否靖難是也而革除
則過

高皇帝定鼎金陵特以順一時歸附之人心非持久
計相陝弗果若有待焉天實篤生

文皇徙鼎北平奠萬世之安靖難曷可少乎卽以人
事論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縝密可謂至當

建文君臣一朝舉約束而更之紛紛焉

高皇帝在天之靈必有震怒不寧者昔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而伊尹放之桐天下不偪逆

文皇帝卽舉兵南嚮豈過乎而汎

高皇骨肉未寒 諸王相繼廢削若周若湘若齊若

暎惛然傷夷矣張昺謝貴等伺燕日密而指揮使收

燕之救業已洩露矣 此時而欲終守人臣之節不亦

難乎鼂錯不能使吳楚之不執詞齊黃兩臣又安能

制燕兵不舉邪

文皇帝舉兵之日嘗一上書矣曰

祖訓有之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以待

天子密詔討平之臣謹俯伏候命又論將士日禍迫於躬實不得已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吁何其辭之正也不庶幾動以義哉已而

建文天子崩聞齊黃先後歸灰則罪人得矣無復成王之可輔矣天下固

文皇帝之天下也非文皇帝之天下而誰之天下

哉嘗試設言之當北兵薄城時有如

建文天子誠將吏且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百數人
城外雍雍然執旛御蓋以親王禮奉逆日聞殿下欲
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人而天子身目袞冕臨
朝設周公所負宸以待當是時

文皇帝且奈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手必且
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幸哉不出此也遜去馬崩聞
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文皇得寔然有之而無所事湯武咸
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之始與爲 文皇計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肉不幸之意日既不獲遂予周公輔成王初志予敢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爲

建文上議諡議廟饗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勝哀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還之跡足可有辭於天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革除年
號追廢天子此何爲者是異姓仇讐相克之所爲而
安在其爲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無乃非
天所以相

文皇帝意乎惟其急急于滅

建文若快意一選者然而始開天下萬世之疑以爲
文皇帝私天下有如是其固然矣夫靖難執詞庶幾
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故曰靖難
是而革除非也且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輟朝三日矣命以天子禮成
葬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歟蒙天子之葬而史獨貶
而稱君年獨削而不用邪以爲

建文不足存也 皇明之一葉不足存邪

太祖掃六合而再闢宇宙爲古今盛王而令一傳剝
蝕四祀無主實蹟而名絕之生榮而歿辱之儼然正
位華 同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創戈之辟
如白以正書而欲掩爲昏宵則誰能信且也

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歿而生之也

建文天子匿生前之號是生而歿之也之歿致生之
生致歿不兩側哉跡疑於私而事入于側此忠臣義
士之所浩歎而深惜非惜夫

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

道方日革除之不可也如是其奈何自民日言之矣
皇明之一葉不可以不存存之奈何日復革除復革
除奈何日借存于史漢昭烈且得以史存其況

建文乎頃

天子下令纂修 皇明正史將合二百餘年之實錄
會而成編開局延賢既聞耳矣此徵特斯文煥發之
秋將亦公道彰明之會者儒碩傾軔其遂無慷慨議復
此者乎我與若姑傾耳以聽可矣道方曰

文皇帝之所革除也而又誰敢議復乎哉復之是昭
文皇帝之過舉而發其瑕也傳稱揚父之美不揚父
之慝而又誰敢乎哉自民日甚矣弟之間也夫靖難
動以公者也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復革除乃
以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而又爲發瑕乎哉夫治玉者務擇瑕而去之瑕不去千載無完白

今日之史亦若此矣吾聞孝子慈孫惟是蓋愆幹蠱光昭前人之令德爲兢兢不聞匿污拚垢以遺後人發也而曰誰敢誰敢是何言與嘗觀

文皇帝發謀舉事往往遲疑於天命人心向背之際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上書則引

祖訓執詞則除罪人諭衆則曰法周公心固曰吾一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至城門不攻而自啓

主君不校而自亾何憤不雪何怒足留而又必革除之爲快哉烏乎豈謂

文皇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寬宏邪當是時靖難諸臣必有挾淺薄之見肆殘刻之說以從史其間者宋太宗問趙普後計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普之徒哉卽如賊臣都御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矣猶請追戮建文臣其況乃更嬗之際乎又何所不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文皇帝意卽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文皇帝我

太祖神聖逆知

太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新月詩占之矣而遺詔卒

立

太孫無有動搖意雖以

文皇帝之聖也僭智慮過人酷類

太祖者而寧寘之藩封

太祖固曰自我創天下而以天下傳之庶孽萬世而
下有庶奪嫡孽抗宗者我開其亂也亂一傳而萬世

之傳足慮焉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矧舉一傳而滅之乃獨忍那竊謂

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從是言之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者復革除也釋

二祖在天之憾者復革除也夫舉事而足以昭公滅私而釋在天之憾此孝子慈孫之所亟圖而又虞諱觸乎哉不寧惟是有天下者父爲祖則子爲宗百世不易之理古未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明始

太祖以創業稱祖

成祖以守業稱祖而

世宗皇帝追隆之亦稱祖豈不有當顧惟是有

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二聖不妨並祖不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邪故以一代之首而勝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而平列爲祖亦非體也明史將爲萬世觀其得不深慮邪卽不爲建文計獨不爲

文皇帝地邪是又秉筆諸臣所決圖度也而曰誰敢

誰敢乎哉道方日秉筆諸臣圖度易見諸行事難綱
目之存漢昭烈也異代也居昭代而擅借存焉謂臣
子何白民日吁是未易爲若言也吾所謂借存史筆
云者非日肆然無所開說於

上而輒爲之復年僞號也又非僅僅年號之請而已
也將請其年必請其錄得請其錄必請其諡得請其
諡必請其饗而後儼然成一朝天子褒然成一朝實
錄而可以後先

二祖之間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乃以快然無餘恨雖

然請而得則非臣子之所能必也非

聖天子獨見獨斷爲一代惜統紀以昭公滅私爲大
誼以匿瑕掩垢爲陋識其又安望剖破拘攣慨然舉
此曠典乎哉夫至于請而不得而後史臣之權有所
不得不用矣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奪則奪予則
予天子不得而寓目焉誠以垂萬世之勅戒而已操
筆之權而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以然而獨難于
今日乎卽不獲請諡請廟饗而修實錄非史臣事乎
斷以史臣之權而爲建文立本紀復其年隨錄其當

時行事以存

皇明之一葉令前後統紀不至中闕而不續夫非匡
救忠乎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當
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邪與其爲野史書爲後世
書傳疑述譌逐影尋響濤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
之今日乎秉史筆者猶得以彌縫潤飾其間而不至
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又可不用邪然則
書法何如曰我夙有心矣近艸就未訂定故不敢輕
出也道方日建文之借存于史史臣之不獲已也設

幸而得請直復年已邪卽欲追諡追饗其若何儻亦
有說乎白民曰諡以易名也壽美刺於一字仁暴與
匹之主得共之無不取焉 建文卽亡國何至并易
名之禮而廢之原所以亦惟是革除故苟得

請焉雖追諡可也臨以

高皇帝在天之靈而斷之萬世人心之公是何不可
之有雖被以極垢蒙之大辱如剛如厲如愍哀固亦
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已矣按于法在國遭
憂曰愍在國逢艱曰愍禍亂方作曰愍使民悲傷曰

愍此四愍者

建文幾備之矣。僂愍皇帝其亦可爲敢凱嘉號我

高皇帝制法親王一諡郡王二謚親郡王而非諱終
亾弗諡也。矧紹大統正南而儼然臨天下者四歲。顧
弗得一字之及乎哉。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 郡王下也。正恐能削其名
者不能滅其實。終爲欠事耳。必難一諡。意倣古少帝
略。僂卽非至當義。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
亦何尤乎此。其可采者亦一義也。道方曰卽幸而復

年矣追諡矣 建文居然一朝矣其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九廟之額何日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不遷非
此盡遷也

建文廟饗固遷列耳今其主在陵舉而入之

祧廟不亦可乎夫 祧廟三年一祭於禮非數而

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
魯躋僖公以爲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
曰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必見親廢尊尊父子

兄弟不同繼而同併世何則重統也 建文非一世之昭乎安得以失國之故叔侄之嫌而擯去之去之是虛

太祖之一世也是無昭也故夫

建文不可以不存也雖追饗可也然而復年要也年誠復卽廢謚與饗不害年不復而一代之統紀乖矣其何以信萬世道方曰自古亦有君天下而不得解年者乎白民曰無之位可革年不可革位可除號不可除漢惠帝養他姓子爲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

故不載然而猶書 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正
所用表世傳正統 紀不得而虛也昌邑王質以藩王
入不道大將軍光 自太后廢之廢立在本年內又外
人也故不書唐中 宗嘗一貶爲廬陵王矣綱目書帝
在房州武氏固不 得而沒之也豈其名正實章四歲
天子如

建文皇帝也而不得稱年乎哉

孫蒙

祖號成亂生年失無太於此考以爲亡國之主與古

之亡國者非一姓其誰並年而亡之以爲德不足
與頷何如桀紂姦紂固有年也況

建文弱冠之年能以興致太平爲已任躬郊視學復
高年勸孝弟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孜孜不自暇逸庶
幾守成令質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稱之而當時政聲亦日覓務大能
得中外心雖變文成法而咎生于慕古雖刻削諸藩
而要亦自爲社稷計可得追滅之邪卽當

文皇帝在御不難以義爭之況今日是非已定正

聖子

神孫餘盛補闕善繼善述時乎道方復問日革除後
亦有議復建文者乎其始于誰自民曰有人心者盡
願是也而始誰哉然其最可據者莫若

昭皇帝

長陵碑文矣碑解

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

故聞

建文君自焚大器發衆馳救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日臣之來也將清君側之惡用寧
家日不寤邪遂備天子禮斂葬

建文君雖廢猶書其歿日崩當其在位尊之日朝廷
從是言之

文皇名沒建文實未嘗沒

建文也其卽位詔

論臣民救封功臣救曷嘗不傳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稱之畢竟實難拚耳

昭皇帝雖

文皇子而不勝痛惜

建文之至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茲決矣

天順日錄

南陽李賢

災異

明自王振擅權天象災異叠見振狠恣愈甚日諱
言之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地動白毛徧生又陝
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
日移數里又黃河改流東北於海滄沒人家千餘又
振宅新起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
亦一時被焚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

始下詔赦盜不可退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 寇乘
機大舉犯關矣

牟富

天順初副都御史牟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
繫至京 上曰此人如何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
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
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
曰 上召錫永衛指揮門達曰牟富事情務要推問
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 免

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
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勒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石亨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
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
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
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賄干權貴之
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

曰若耿九疇向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愜輿論

汪妃

天順初 上以郕王燕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旣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

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李來

天順初 末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 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

亡國之物不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
通事齎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
日 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揆其逆順俟其
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孛來厚
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得孛來保送使
臣而回

待召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起時不然只在
閣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久而

覺之且厭石亨輩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
事亦報入見一日上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
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
順門問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上意謂賢當
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上意漸加向
從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爲可者卽用
之不應者卽不行但賢惟以正對上亦漸覺

太后

三年郊天後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

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深恩欲報無由可
做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此舉莫大
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
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嘉贈
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
陰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
有爲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
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
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

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
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
今若問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
問 邇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
或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
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吏部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

賢曰誠如 聖諭益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
石亭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後
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卽令
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
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
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
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左右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
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
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
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之則悅不從
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
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
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爲
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

求封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只在南京天順改元懇
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
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
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
與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
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亦不行

達官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

兩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
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上曰達人非我
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
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土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願若後願去者仍聽之
賢曰甚幸

錦衣

錦衣衛官校差出捉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
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

容言於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紀極上卽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

鎮守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卽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叅將曹廣兵部以爲不可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

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悉
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歲宴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 奉天殿
上顧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
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
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
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九朝野記

姑蘇祝允明

厚德

尚書楊公翁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構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天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兒恐乘驢驚之徒行如此等紀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

九朝野史

母驚之

詩朝

兵部王公竑應 詔薦編修岳正給事中張寧爲都
御史二公爲內閣李公賢所忌嫉吏書王公翔附之
皆得外補竑致仕歸河州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翔見之曰柯
君此詩益謂我也

感寓

王抑庵先主還政歸太湖日有嘆落花詩一首最愛

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
用臨流去嘆嗟春雷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
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
有所感寓而作歟

勲謀

曹欽反時邀孫鐘孫祥與欽謀欽留孫帥兵孫言馬
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鑿
之重重鑿入戮十兵於家從後門出治軍襲欽欽殺
孫之子孫遂迄成殲渠之勲

建號

韓林兒始由潁川起之武安爲穿窬漸肆劫殺有徒
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
謀去適 皇祖 皇祖初亦與共事謂劉應使除之
乎基云不足爲伺他僞燭熄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
建號大明 皇祖從之韓果先殄

美食

解學士縉與呂尚書震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
峰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

誰已他日得一死象蹄踉語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
共饗焉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個解癡哥
光祿何曾殺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
多爲之哄然一笑

太陵

乙丑冬初建 太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主
事楊公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太監李興素有殊寵
勢焰薰灼遂下楊錦衣獄莫敢捄適有起復知縣丘
太莆田人到京上疏言楊某此奏甚有益蓋 太陵

有水通京師皆云使此時畏而不言萬一梓官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靈氣不開則抱終天今開看無水此疑遂釋故云有益尋道司禮監押楊往衆謂必遭與毒手及至與率奴客罵詈欲捶楊司禮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卽見李哥何必麤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楊辯論不少屈回奏無水楊謗甚重衆謂楊必死在獄對語甚壯在獄中口占述懷詩數篇意氣如平時事傳 禁中 太皇太后聞之曰他秀才官說有

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沒水便罷如何只要擺佈他遂
得免罪還職

玉池談屑

闕名

高御史

高都御史明卒時題絕句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
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學寄與吾儒莫浪猜又
書一討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孫太初

孫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
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卧不起久之少師坐益

王池詩序 7
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
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
生未嘗見此人

定數

寧波胡弘深子易理以卜筮名景泰初楊尚書翥從
問休咎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
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子亦沾祿未幾
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
授吳縣主簿

相業

我朝相業獨稱楊文貞李文達然文貞不死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于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英宗復辟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

賣陣

李司徒伯升初從張九四總兵先與王師相結爲計及臨敵伯升倒戈從之九四敗績 太祖召見入對命勞以酒膳花綵迎賞京城三日斬之今人呼賣陣

王洲謫居
者爲李司徒

貞女

國初保寧一女韓氏年十七聞大軍逼城慮爲不得
明配僞爲男子衣飾混處民間旣而果被擄居伍中
七年人亦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王珍討雲南及歸
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事者咸駭異
焉成都人稱爲韓貞女

兄弟司徒

嘉靖十三年四年靈寶許公讚爲北司徒其弟誥爲南

司徒皆故冢宰襄毅公進之子也兄弟對峙兩京並
掌國計古今未有也時人榮之

嵩陽雜識

闕名

狀元

京師民某氏一日夢文天祥至其家方入門卽仆是
年春朱公希周主是家狀元及第一夕下樓偶失足
顛仆良久始甦蓋天祥乃宋丙辰狀元也又無錫富
室請將因扣今春狀元姓名判云姓字原從太祖來
反求文武定奇才而今要識機關巧須向詩中仔細
猜反求爲希文武爲周姓名已默示矣

古棺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鉄索懸一棺去地
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不能開
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鉄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
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而然也

詩諷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
地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
跪伏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

喜遂得進陞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
燒葱奔放之甚良可嘆也

感夢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樹于家者久矣急欲樹遂私
發用之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邪
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試題

癸丑禮部春試初燕宗伯或與典衡爭席比命題曰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獻示議也

後身

胡忠安公淡生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見僧卽笑父問之僧答云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今生胡氏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爲記聞者異之

詆誚

李空同與韓貫道艸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死賴康潛西營救而脫後潛西得皋空同議論稍過嚴人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傲睨

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嘗閉日坐不
與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隸人携園桶至會所手挾一
冊坐園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去

洛溪雜記

闕名

劉文靖

劉文靖教人嘗以收放心爲主嘗語諸子姓曰吾老
榮已極壽躋耆耄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
梁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慎
歟

又

孝宗嘗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

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卽召內閣并執事大臣面議停常行去自然順理便可臻太平

李西涯

正德中有士人瞰李公西涯亡投以尺素公歸啓之乃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溪中西涯之病視之能無恧然

早敬

卓敬生質秀敏孝悌七歲嬉戲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迺異虎也

劉忠宣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劉東山

劉東山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
未見有如此者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
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三楊

我朝賢相以三楊爲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而成
之正統初英宗與幼君臨御張太后在上有擁
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奉事必命中使咨議然
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
議疑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朝太后

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矣且母病與取第
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垂愈人稱其孝
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 太
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傳 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好折卸矣命選時
吏部予臣七品正官問聞言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
知雲南鴉嘉縣卒於官

冶城客論

闕名

遺老

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濱久而復有兩人至聚
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棹小舟操酒榼泛
湖而飲飲至醉扣舷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歸人莫
測也告人時以錢米周之或受或否而一人病革呼
其隣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恐爲女累不言女終見疑
柰何其人固請乃曰我建文朝某編修也幸葬我湖

旁某山下居人收葬之。其二人後未知所在。

買辦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士薛瑄云：「予若多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然。於其語半時伺其後，有貞卽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卽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上不悅而罷。

人情

原泰元年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守大同也先
遣人奉 上皇至城下 守臣出見議事劉遂郭同
出郭曰人情叵測安知其不以夏人之誘楊定者誘
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繫晚或虞詐吾二人
不足惜如此城何懼甲登城北面拜曰臣非敢不出
但此城臣擅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因得迎復 上皇
命加封侯從而入京給事中葉盛等劾之詔復原職
英廟復位進劉尚郭罷廢至成化間始得復用人莫
不多郭之守正云

夢詩

羅一峯赴試時有一水手夢中與語之曰明日附舟
乃羅狀元明日果有秀士來附舟詢其姓則是衆皆
驚訝倫赴春闈道蘇用爲文謁范文正公祠是夕宿
舟中夢文正遺之詩曰賜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
君少飲酒不久臥烟霞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
舍其家奉盥盆中有金鑲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
謂僕曰此去京城尚遠又缺路費如何僕曰公無憂
夜來于盆中獲一耳鑲足以爲費倫怒索其鑲而還

志比至則其婦爲夫所逼欲捐生感謝不已旣而入
場被火賴謝大韶出之人以爲陰隲之報倫有詩寄
大韶曰曾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
生眞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成化丙戌倫與同邑劉
試商皆第一潘中乙榜授陝州訓導未久而卒夫壽
天窮通皆有定數如此人其可以不安命乎

西臯雜記

闕名

氣節

逆濠就擒江彬擁邊兵邀 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
出迎人人自危毛文簡倡正議謂當訊馘告廟悉從
之嘉靖初 上選婚姻錦衣韋千戶女與馬內侍并
皇親邵蕙俱得重賂咸屬意馬公在左順門厲聲曰
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
禮部不敢擔當汝曹自爲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

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

辟妖

景中丞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馮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來女子詰之曰避景秀才且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詰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絕不至矣

判狀

明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產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

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滄江野史

闕名

楊文襄

嘉靖初張桂二臣剛愎著聞 上亦厭之言官多有
論列疑楊文襄所授二臣行時卽私謀于霍公韜霍
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于朝 上始疑公遂再
疏乞歸霍復風言官論劾迺奪公官衆謂公當辨公
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

李獻吉

李公夢陽上疏有二病三害六漸之說所虞宦官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德初劉瑾擅權稔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至大亂至嘉靖中壽寧侯卒以驕橫干誅三復此疏其才識氣節一時可想矣

石文隱

石文隱在吏部承羣小黷亂之餘政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於請議有干者多見奔黜以孤貞行一意柄臣不悅兩月解部以尚書嘗詹事府事典誥敕益前無此故事也石文隱初居

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有勲戚怙勢奪圻內民地萬頃詭言國
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旨矣圻民大
恐公言于上曰百姓爲業日久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作相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
直始終不變云

朱御史

朱公裳少勵清節爲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後學于
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

食之不去讀朱氏詩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上壁席門自奉嘗茹菜連旬無肉食爲御史按山東山西有風采人稱爲長齋御史云

薛文清

薛文清曰余昨日京師來河南瀕行院中寮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願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益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未合者不可

強言以鈞之若然則近於論

澤山雜記

閩名

剛直

羅文肅公剛直自持人不敢干以私釐正數十年積弊遷南京吏部右侍郎正體統慎交接掌國學以端風化爲本凡陳謨皆大本急務建儲二疏尤剴切不畏斧鉞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爲鬼王然敦尚氣節僚友有脂韋風靡者痛惡而面斥之以故人咸畏憚不敢犯

又

魏文靖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雖部堂尊官亦歛輿迴避公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振銜之譖于內衆爲公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上溫旨慰之日爾所言者是奸官奸官

文捷

景清個儻尚大節領鄉薦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
清求而不與固請約明旦卽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
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清卽持所假
書往見曰此清燈窓所業書卽誦輒卷祭酒問生生
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清出卽以書還生曰吾以
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

忠武

張忠武王任燕山護衛 文皇靖難師起幃幙謀畫
悉以任王王摠誠效慮夙夜不懈可否進止王正色

數語決之咸中機宜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
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
後患薊平餘無患也時薊州守將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
遂執宣殺之急趨遵化戒將士曰師行以得人心爲
本師入城不傷一人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欵

孝感

彭濟物少慷慨有志節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卽束裝歸朋輩咸勸其

留終場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耶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沂陽日記

闕名

武皇

武皇南征駐蹕畱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權侷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喬公白巖時爲大司馬獨任畱守之重持正鎮靜每事裁抑彬亦敬憚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

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道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公又虞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一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猝難至吾從者亦畧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大

而長視彼小甚易之與李較隨什彬失色又命勇者
討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法來敵
皆負彬由是奪氣又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
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
寶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公閉門不納
是夜武皇宿于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大駕
其以死衛社稷者矣

韓苑洛

韓苑洛性剛直初舉進士值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

年多往謁之有約公者公卒不往爲浙江按察僉事
分巡杭嚴獨持風裁鎮守太監王堂并織造中官有
所求爲于有司率裁抑之積忤旣久後因富陽縣產
茶與鱒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公目
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
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考掠無完膚皇
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生別
都富陽山何日頽富陽江何日枯山頽茶亦死江枯
魚亦無山不頽江不枯吾民何以甦後被鎮守奏公

歌怨謗阻絕進貢建至京下錦衣獄褫其官公初
被逮時杭府縣贈錦衣官校金祈途中寬挺公斥之
曰死則死耳何以金爲及府縣贈公路費公悉揮之
挺挺不屈真烈丈夫哉

王都督

王都督佐掌錦衣衛事京師人稱爲王堂才敏志忠
律已廉介扶翼善類祛擊凶邪凡詔獄議該從輕雖
披逆鱗必委曲別白至數十上不肯阿順違議京師
刁徒劉東山者狡而黠能寫行移遊于壽寧侯張鶴

齡延齡之門每日矚二張陰事籍記之一日嚇二張索金數千用盡復奏二張陰事下詔獄公力爲張辯又勒延齡之妾爲妾不從又奏其謀反公復辯其誣遂劾東山平日姦惡狀 上悟下其事于公公密擒之伏辜詔枷千午門前數日竟死萬衆舉手加額曰非王堂替天行道何以能此公不肯索富家細過至巨猾兇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是稱名執法前後錦衣皆莫及也

王尚書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加禮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據欲尊席公曰太監職四品吾尚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之何

海上紀聞

闕名

神代

陳按察鼎疾葦忽起坐榻上舉手望空拱揖若迎迓狀家人問故曰楊憲長請我來交代爲城隍也言訖而卒

契合

宋公訥病 高廟遣中使諭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瘥

以其有神也。又嘗言送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上喜，吏部尚書余煥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煥。念公老，召其子望，江縣主簿麟侍養二十年，卒於官，年八十。上爲文祭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復祖爲司業。一時仕臣之契莫倫。

名節

陳公鼎爲給事中，以名節自負，侃侃直言，無所畏懼。正德中，宦官廖堂鎮守河南，貪虐暴橫，民遭荼毒，其

弟鵬附逆瑾作威尤甚于鎧正德庚午冒祥符籍入
試餘姚編修孫清失官依鵬爲代筆鎧遂取上第踰
年公發其事劾之除名直聲益震廖大術之會流氓
起條陳彌盜機宜與巨璫爭辨不撓坐是繫獄罷歸
爲浙江憲使凜凜持風裁藩臬諸公咸敬憚之舊都
司官與藩臬同出入宴會公不許且不爲禮都司官
大以爲憾在任廉介正直門無私謁禁和買戢吏姦
上下畏之如神

箕仙

熊端肅浹任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時 世宗信任
箕仙 敕建承天閣以崇奉之公上言箕仙不足崇
信宜黜之 上大怒命錦衣衛官校押發原籍爲民
公於酷暑坐牛車暴日中官校督促幾死至河間知
府某者遣校金易以肩輿得還鄉隆慶改元賜少保
謚端肅

自重

正統間王振擅權聲勢烜赫自劉忠愍之歿公卿大
臣多出其門無不望塵下拜恬不知媿歸然自重不

爲所屈辱者魏文靖陳祭酒薛文清三公而已

孤樹衰談

建安李默

于肅愍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
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麻姑與
線香本資民用友爲歿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閻
話短長

孝宗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

詩美壺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懼竊從平
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敬慎尤欲守
成法公等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清癯恐一旦禍
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輕動也

楊文恪

楊文恪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爲出治之本疏每上
必懇 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

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戡宜備日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黜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公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黜遠讒佞無爲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仍奏乞叙復他所論薦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有時名

薛文清

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薛瑄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非吾輩可及

也

謝閣老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瑾以爲謝閣老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劉瑾以爲奇貨可騁宿怨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上必欲置謝于邊戍賴李東陽曲爲辨折令其爲民

李相國

天順時 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李公

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
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與金書鐵券
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卽除其國豈有屢犯罪
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
供其俸必至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英宗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
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對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

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善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書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每爲首

肯

內閣

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戴公珊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老文字竊所恥也後兩公咸爲名臣

西墅雜記

無爲子楊穆

况太守

况鐘字伯律南昌人始由一吏起職歷任綽有善聞
內相三楊公知其名薦之故領勅來守吾蘇及臨任
剖析若流善政四出民皆駭服第遇考校士子悉委
諸群僚多不親事其詣學宮講誦竟不能發一問于
其間亦惟唯而已嘗諭衆曰某木刀筆吏所恨者不
在科目固不可問人也於乎以有爲之才而獨歛于

此君子惜之

凍死潮

錢塘江其僻海日有子午潮不爽如過夷亭則狀元
出故諺云潮過夷亭出狀元昔宋末潮過夷亭而出
衛涇狀元已驗之矣自嘉靖甲午以來非惟不能過
夷亭而錢塘江潮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潮

閩語

陶垕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劾不避
權勢上雅重之陞福建按察使時布政使薛大方

貪暴自肆。庠仲劾奏之。大方有詞。連坐。庠仲至京師。事既向。詔庠仲復任大方。罷職。閩人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謚法

國朝謚法出自翰林者得謚。曰文。若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盛。吳文恪公。訥。姚文敏公。夔。不由翰林而曰文者。未省何謂。

慈谿縣令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群下曰。汝聞諺云。滅。

門刺史破家縣令否乎此固非有道者言也申有一父老對曰聞者生員多讀書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爲之默然

吳嗣業見神燈

吳嗣業弘治間秋日泛石湖候月而還遙見上方山燭籠百數奕奕而上或紅或綠或小或大參差不一迨抵其巔燈分兩岐久之紊雜而散嗣業見之亦無他奇

王謝相較

江西南昌府王謝二氏相傳故族謝氏雖富而王氏則族衆嘗相較無已一日王俟謝族聚飲泊家衆數百人積薪環謝居而焚之悉攘其產謝一孽子方數歲婚隙間潛草莽又爲王所獲子給爲買奴乞憐王乃收爲掌門及長頗解書筭善料理王悅之而配以已女產均析之其子後生兒孫甚衍有名得仁者仕嘉興推府有仁政民皆仰之得仁生一夔狀元及第始復前姓謝氏多顯而王氏無聞焉

色光

前歲午日余與一友解粽其友窘赤無似持色禱曰
試觀吾後有泰日乎遂擲下六六其友大喜爲之痛
飲未旬日竟死余度之六六者數已盡矣若大人占
之則吉也

服妖

古服之制上衣下裳謂陰陽相半而不踰制也近世
男女旣爲長衣短裳故事浮薄人皆異之昔漢建安
中男子好爲長衣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
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後遂大亂今京師故

設此禁亦可以防世變矣

胡希顏打鬼

希顏城西人家于鄉屬壇後其人耽酒無醒日成化
秋夜被醉自外歸見偉丈夫三四人皆長踰屋簷齊
力來扑胡胡但望其家急趨握門闕而出大恚誓曰
何鬼物敢來扑我我何畏邪視至壇側見如前長者
益多將十七八輩群立其地胡怒兼運亂石擊之鬼
悉率竄或入河或穿巷者竟無一鬼能抗久之寂然
胡乃返舍

駱堂送鬼

銀丁駱堂館張氏爲甥張之母疾以巫言捉鬼于壘中加符楮封閉使堂詣諸野外遣送之堂至野對壘語曰汝乃鬼乎吾未之信也乃啓灌以穢物寘于厠角而去旣歸皆隱之弗語自是病者寢以強爽堂獨譎語曰我欲去矣何乃俾我如是我初爲禍詎若爾意爲毒之甚邪雖然終捨爾不獲言之數四堂卽死焉

梓人魘鎮

梓人斲鍊蓋同出于巫蠱呪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
室賊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余同里莫氏
故家也其家每夜分間室中所力聲不已緣知爲怪
屢禳之弗驗他日轉售于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
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力也又臯橋韓氏從事營造喪
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以風雨敗其垣壁中藏一孝
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磚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
新室最後生女多不真二三世如之一日春敞而緝
之于椽間得一木人爲一女子在三四男子勾引淫

囊急去之帷箔方始清白如此類者不可殫言聞九梓人家傳未有不造魘鎮者苟不施于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忍心爲之此則營造所當知也

水雹

嘉靖戊戌四月八日未刻吳城風雷暴作雨水雹其大如李中有一眼而四圍皆紋頃以成麥菜大戕其半西南山一境其大如斗塗人不及抵室有傷其頂擘其耳而死者余詰耆老云自生平以來未之見也

倭人詠蜀葵詩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因問之題
詩云花如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
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外國亦有此能詩者